

如梦似幻说

周庄



周庄双桥

□□

储福金

记不清去过周庄多少次了。

但还记得第一次去周庄,那时的周庄,没有现在这么大的影响,也没有现在这么热闹。给我最深的印象,便是周庄的水,水的周庄。

不是说周庄只有水最美,周庄是古镇,属江苏苏州。苏州便是江南水城,有东方威尼斯之称。但周庄更显水的色彩,水的神韵,也许这源于我个人的审美。

小桥,流水,人家。

正因为有着水,才有了桥,偏偏这桥便在镇中,连着镇街,桥下便是人家。

这就要说到那著名的双桥,一横一竖的桥面、一方一圆的桥洞,当地人称之为“钥匙桥”的双桥搭着靠着,桥下的水牵着连着,正具有独特的美感。著名画家陈逸飞的油画双桥确实画得美,但我看到双桥时,总感觉陈逸飞的画似乎是不够的,形上凸显双桥的角度不足,内里表现双桥的质感还不强,艺术的高度在于想象,但还是要赞赏陈逸飞艺术家的眼光,他发现了双桥的独特美感。

周庄不光有双桥,还有贞丰桥、富安桥、福洪桥、太平桥等十四座古石桥,桥桥相连,桥桥相望。说那贞丰桥,古桥拱洞完整,磨石斑驳,石隙里生出枸杞的枝叶红果,古意盎然。桥畔微微倾斜的“迷楼”,曾为“操南音不忘本”的南社成员聚会之所。楼为古楼,桥为古桥,一桥一楼,倚水而立。再说那富安

桥,富安桥由传说中的明朝首富沈万三之弟沈万四重建并改名,期望既富又安,富者如何心安,又如何安得了,这也是自古以来难题。富安桥畔也有楼,四角皆有桥楼,为江南水乡仅存的立体型桥楼合璧建筑。桥上浮雕图案,桥楼飞檐朱栏,桥与楼围着水,连着水。

临窗看水,水影粼粼,水气清清,水意蒙蒙。静水面上,桥的倒影,楼的倒影,树的倒影,人的倒影,如梦幻似的两重景色。水起涟漪,弄皱了片片倒影,又多了一道舟影。那旧时代里,住楼上的应是富家之女,或有小舟从南湖那边的乡野过来,来卖那汤圆豆花,来卖那竹编陶器,从楼窗上吊下一挂扁篮,里面搁着碎银铜板,吊回那新鲜之物,边上还有一朵散发着清香的栀子花……近看水边人家,朝下看,看得多的是石。楼底的石基常年泡在水中,水痕之处,积满绿绿的青苔。水轻敲着石驳岸,水上石阶,周庄女人在石阶上涂菜淘米,用棒槌在石上一上一下捣衣,石的边沿处光滑闪亮。洗净的衣挂在绳竿上,水滴落在门外小巷铺就的青石上,年代久了,青石板上坑凹不平,已经走多了游人。阿婆边做针线边卖阿婆茶,在淡淡的清茶中或加茉莉,或加玫瑰,或加柠檬,边上摆着了周庄的糕点……

去周庄次数多了,自然接触到的不光是水,还是从水说开去,周庄的一条水道称作银子浜,传说银子浜的尽头水通泉源,水下有一个古墓,名水底墓,非常坚固,里面埋葬着沈万三的灵柩。若

有不信,可看水面,水纹片片点点,正摇曳着银子的光色。这是传说?抑或不是。有关沈万三的传说不少,有名的便是沈万三与朱元璋的故事。有说龙颜一怒,沈万三便充军戍边去了云南,最终客死他乡。也有传说,沈万三在云南成了仙。偏还有某史家论证,说沈万三生于元朝死于元朝,我对那种什么都要考据的老古派是没好感的,因为编传说故事的作者有丰富的想象,本也是作家。传说也罢,梦幻也罢,沈万三是周庄人,周庄“以村落而辟为镇”,乃沈万三之功,这应是真实的。富甲一方,修桥铺路,整个周庄,那么精致婉约,那么秀丽妩媚,应有一个大富商投资规划。

手记

烟雨惠州



惠州西湖风光

□□

马力

岭南多雨,这雨丝扯得悠悠长长,散成了烟,漫作了雾,是杜牧之笔下轻笺南朝古寺的烟雨。

于是,广东惠州城本不宽的街巷也便浮上跳下木屐的清响,檐角的雨滴落在游动的彩伞上,溅起晶亮的水花。

此时,最好的风景全在西湖一带,把张陶庵“梦寻”的笔墨移到这里,又能辨出谁家山水呢?苏堤上照例闲踱着乱雨中的老少,仿佛一直融入低垂在湖面的湿云里。孤山的蓊郁水墨般淡去了,化为一团朦胧的影子。隐约其上的是洵洲古塔峭耸的轮廓。湖心泛着浅白的光雾,宛如丹青一抹,将水上细长的曲桥幻作一线柔痕。点翠洲含羞般地避向了遥远。

即便是这样的雨,凉爽也只是一瞬,过后依旧是散不去的闷热黏湿。好在或紧或慢的雨声断续而来,如丝竹弦上悠缓的粤调,常常响在惠州人耳旁,熟悉得犹似听惯了甜软乡音。

空气差不多总是湿漉漉的,好像一把攥下去,指缝间就会溢出水来。无论晴晦,小城均被浓浓的潮热裹严。苔藓也就在爬满藤蔓的老墙上鲜润地绿着,棕榈的阔叶也就在狭长的

旧巷间撑出一片片厚重的碧荫。湖边的石凳上、门前的矮檐下,就时常坐了短衣衫、摇纸扇的纳凉人,聊些或古或新的话题,偶尔也有舒心的三两声笑,响在一天潮润里,渐弱了,且把那份恬淡捎远。是融进罗浮山深处的葛洪道观了吗?

千年绵绵细细的烟雨,浸润了惠州甜甜柔柔的文化,连豪放的宋代大文豪苏东坡也不再拒绝婉约。

孤山之上的六如亭,低回的苏东坡犹在吟咏伤逝之词;那位长眠墓中九百年的侍妾王朝云,还在凝望山之青,湖之碧,柳之翠吗?灯花瘦尽,冷梅憔悴,诗翁和才女早已隐入春秋,唯一缕相思不走。元宵时一束皎月的清辉默默照着荒冢上的几丛衰草,似有所依恋。碑石上线条秀逸的朝云刻像,目光里流泻的那丝幽怨,仿佛要让世人知道,这里的湖天为何总聚着缠绵的雨和云。

谁人都会忆起苏东坡伤咏亡妻的那首《江城子》,“明月夜,短松冈”,凄清如圆缺之梦。孤坟中的王朝云虽为妾身,也能遥有所感吧。风动松柳,翩跹犹起云浪之舞,“应是朝云飘掠过,绕遍白鹤望坡仙”吗?那尊石雕的苏东坡,背倚楼亭,携卷怅望湖山洲屿,是在默诵楚人《高唐赋》,情醉“旦为朝云,暮为行雨”的美丽梦境?苏东坡衣袖飘洒落

花,眼前西湖,犹浮升云梦之泽的缥缈。

烟雨惠州,被久远的情绪洩得浓浓,无尽的绵延,使惠州女子湿亮的眉睫仿佛结着似雾非雾的忧郁,轻盈的步态都含有一丝古典的情调。

湖心翠影掩着飞檐的檐角,一缕禅意就在芬芳花径间的留丹亭上飘起,弥漫了湖面的一角。竹影依水,蕉荫满墙,秋枫的枝叶间响着蝉鸣,心中自生清凉。一庭风月故人来,苏才翁会效乘鹤仙人,凌波来觅故地遗香吗?晨昏时分,这片绿岛应发钟鼓之鸣。

点翠洲的另一好处,是宜于学闲适湖叟,坐眺凝碧山水。鱼的喋喋,风的细语,雨的轻歌,仿佛均是衬托四周的静谧而存在。此景好吟:“扬之水,白石粼粼。”再把目光转向一彩亭,一廊榭,皆若木石小品,巧饰湖山,颇不平淡。忽隐忽显的林间幽径,弯向孤山那边,似可达无限远,湖景为之深邃也为之开阔。古老的丰湖书院,在如今的惠州大学内,青衿的晨诵夕读都成为风景的别一种点缀。“人文古邹鲁,山水小蓬瀛”,勾留西湖,一半是在它的书卷气。

惠州也是荔枝的故乡。迷蒙烟雨中,满城都可以看到晶亮圆硕的果实,一筐筐摆在沿街的树荫下。岭南荔枝的滋味最好,异地无可比方。苏东坡都要日啖三百颗,他是在吮啖南粤大地间水灵灵的菁华啊!波风轻漾一轮月影,夜色清风下浮槎西湖上,望荻蒲无边,荷花暗开,苏东坡的歌啸也该满浸上荔枝之乡的甘甜了。

东江偃城而流,依依一水,似在叙说昔年的故事,也使古城烟雨更多情韵。一片湿云飘近,就撩惹那发丝般的细雨在风中飞舞。年轻依旧的梦,渐渐被雨的音符打湿,飘为漫天缤纷的彩絮。

□□

杨晓华

我确实受到了召唤,丹霞这个艳丽而柔媚的名字,刺穿了我的肋骨,这一点隐隐的疼痛像阳光一样在我的体内伸展。我以一个男人的雄壮,骑着高头大马而来。河西走廊的秋风呼呼地簇拥着我,前方就可以策马山巅,洁白威武的马屹立山岗上,我在马背上指点山川,你在我的眼底湿润地匍匐和依偎,我在岁月的河流中捡拾了太多光滑的赘辞可以赐你。

然而,我错了,彻彻底底错了。你根本不屑于和二十一世纪的一个微小而笨拙的活物理论什么,你只是安安静静、结结实实地敞开着山门。我和脚下的那只爬行的蝼蚁一样不可能引起你的任何注意。我绕行在你肌肤的褶皱之中,想象你躯体的全部。任凭我怎样汪洋恣肆地构想,当我站在山岗之上,看到你的容颜,我还是被你的神态彻底惊吓了。

我像一株迎风摇曳的珠草紧贴着你的皮肤,但仍然在百万年之外,在千万公里之遥。我大地上的兄弟姐妹,怀有和我一样的惊异,他们有些油腔滑调地用天神的调色板来恭维你,或者千篇一律地用女娲五彩石的传说来取悦你,你一直无动于衷。你怎么会是一个废弃的颜料库哪,你是广袤大地的一朵奔放的花朵啊,巨大而热烈地盛开在祁连山的怀抱之中。你一定还在向着高空伸展花瓣,那些居高临下的云彩都向蔚蓝深处逃避了。我翕动鼻翼,却闻不到你悠久而温馨的芬芳——这是卑微者的命运,但我坚信一种伟大的芳香激荡在古老的阳光中。阳光只对我古老,对你永远是崭新的。

然而,我仍然错了,彻彻底底错了。我站在更高处,像是被你无意中举起。在你的额头之上,我感到有一万双

抒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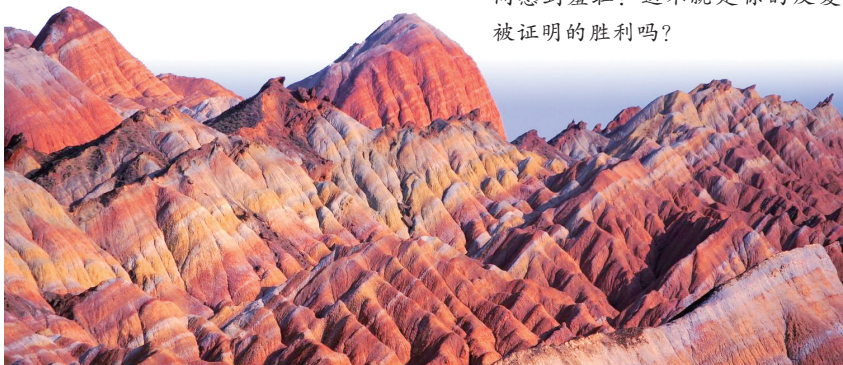
你这远古洪荒的战场

——张掖丹霞启示录

眼睛睥睨着我的蠕动。我在战栗中俯瞰你的全貌,我捂住双眼,企图遮挡刹那间给我的惊悚。有一种类似愤怒的情绪席卷而来:是谁用丹霞这样的名字企图遮掩一个惨烈的战场呢?是谁用丹霞这样的名字企图消灭一场伟大的战争呢?

永不屈服的大地啊,你汹涌澎湃的军团,披挂着迷彩的铠甲,裸露着层层血肉,是要和冷酷的时间千万次地殊死决战吗?你们是暂时停歇吗?大风吹过,你们鏖战的余音沉沉地回旋在每一道山谷间,那些凝练进砂石的顽强的仇恨,凌空耸立,一触碰,就可以引起一场万年的厮杀。那时间的金鸟,懒洋洋地在远处巡视,她胆敢拍打羽翼,就会被你喷溅的血液顷刻间销蚀殆尽。可那时间会低头吗?那宣称孕育一切,收获一切,也消灭一切的时间会屈服吗?它的黑色白色的布阵频繁交替,它要使你头晕目眩,筋疲力尽,最终粉碎成漫天红沙。而你和你的军团是始终倔强地站着。时间锐利的爪牙,在你的躯体上穿凿出千奇百怪的伤痕,这正是你无边的骄傲,你连绵起伏,万象森然的姿态,就是你不断累积的胜利啊。

这是一场多么悲壮而苍凉的较量啊!这是一场原本在汪洋之中就展开的战斗。这个战场即使在东方的荒凉一隅,即使被



丹霞地貌

水与火相映,如何不美?因为桥的高拱,古式建筑的飞檐就靠在眼前。一眼看去,灯光打在了屋顶的瓦楞上,仿佛盖着了浅雪,铺着了浓霜。灯光映着壁上的爬山虎叶绿得通透,光色的红火与建筑的古朴,组成了梦幻一般的色彩。水中倒映出来的周庄情调,美丽迷人。

还是到一家茶楼去,一杯茶在手,臂倚窗台,身前便是桨声灯影,清风花香。身后江南丝竹声起了,幽幽的昆曲漫唱声。如此的情致,如此的境地,如此的韵味,仿佛人生无限的尘世思绪,都在周庄柔婉的水中轻轻摇曳,慢慢地沉静下去,如融于那光,融于那波,融于那不二的水意,再不知今夕何夕。